

匪俄鬥爭的檢討與展望

項家政

壹 引言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係由蘇俄所一手製造與培養，而毛共由建黨叛亂到竊據大陸，亦為蘇俄獨力的支助，毛澤東乃在感激之餘，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承認沒有蘇俄的政治掩護及軍事支援下，是竊據不了大陸的。毛澤東此文是紀念中共建黨二十週年而作，並宣佈向蘇俄「一面倒」。

不幸，客觀的事實並沒有給毛澤東的一面倒担保到底，匪俄自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二十次大會開始鬥爭到現在已經有了十年以上的歷史了，它們在過去十年中，雖然不斷有過緊張情況演出，但彼此的關係惡化到當前的程度，還是想不到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匪黨舉行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在匪俄之間發生的一切，一般認為這是長達十年以上的鬥爭中所出現的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有四：

(一) 匪俄之間歷時十年以上的鬥爭，一向未出兩黨的鬥爭範圍，現在不僅擴大為兩個政權的鬥爭，並且已發展為雙方人民羣衆的鬥爭；

(二) 匪俄雙方的鬥爭，一向以理論和戰略為爭論的着眼點，現在已遠離此項範疇，彼此從「文化革命」和「紅衛兵」造反的是非發展為相互攻擊對方的黨、政府、人民公開的政治鬥爭；

(三) 匪俄之間的關係，已瀕臨絕交邊緣，相互在對待上所用的手段和言詞，其惡毒卑鄙的程度，非但在史達林與狄托的時期所未見，即使蘇俄和共匪對任何一個敵對的資本主義國家亦未用過；

(四) 雙方均在增強邊境上的軍事，以致匪俄長達四千五百哩的邊境東西

兩線已造成劍拔弩張的險惡形勢，而且相互毫不隱諱的公開支持和號召對方內部反動組織和活動。

根據這些特點看來，匪俄鬥爭的新階段顯然不是一種事態的正常發展，而是一種反乎常情的突變。

自一九四八年以來，兩個共黨和兩個共產政權之間發生齟齬，甚至演變到蘇俄與南斯拉夫及蘇俄與阿爾巴尼亞的斷交，已為司空見慣之事，匪俄的分裂和關係惡化到當前的地步，自亦不足為奇，但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即蘇俄的分裂與蘇阿的斷交，俄共和蘇俄政府從未對事態表現過委曲求全的忍耐，當時的史達林以及後來的黑魯曉夫，他們對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都充分表現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驕橫，表示有所恃而無恐的姿態。匪俄的分裂則與以往兩個事例不同，遠自一九五六年俄共第二十次大會起，俄共始終對毛匪抱一不為已甚的態度，甚至於為了保持莫斯科的威望，不惜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以罷黜黑魯曉夫為換取緩和的手段，據說當時蘇斯洛夫曾對匪俄兩黨的破鏡重圓抱有一種信心，他說：「我們既能同狄托和好如初，亦即能同毛澤東恢復舊好」。然而事實表明，俄共的退讓與忍耐不但未收到預期效果，反被共匪誤為虛弱，更增長毛匪的氣焰，以致使事態發展的更為嚴重。

毫無疑問，今天在匪俄關係中發生的嚴重情況，絕不是一種偶發現象，而是長久以來積累的總爆發和來自兩方的政策、方針和態度的反映。所以，我們在分析匪俄鬥爭的檢討及未來的展望時，當以首先掌握促成這一鬥爭突變的客觀因素為第一要務，缺乏這一基礎即不易產生正確的判斷。

貳 匪俄關係惡化的基本原因

從十年以上匪俄鬥爭的資料中，我們發現匪俄關係惡化的一些基本原因

，有前期與近期之別。

促成匪俄分裂的前期原因，主要有五：

(一) 共產世界的領導權問題：俄共曾力圖維持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一元領導，視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聲明猶如共產世界的大憲章，假如說世界各國共黨一致尊重和奉行此項宣言和聲明的話，莫斯科則理所當然的為共產世界的最高政府。共匪在上述兩次莫斯科集會中，對兩個歷史性的文件，雖然一再作過讓步，但是並未信守不渝，對於莫斯科的領導日益表示反對。更有甚者，一九六六年八月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中，不但對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聲明一字未提，並且在此項文件中公開宣稱要與莫斯科及走莫斯科路線的共產黨劃清界限。

(二) 核子分享問題：蘇俄曾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五日與共匪締結一項協定，雙方協議莫斯科以一枚原子彈的樣本及其技術資料供應共匪，但到一九五九年六月，蘇俄非但不履行，並且在黑魯曉夫訪問大衛營時將此項秘密告知艾森豪總統。共匪在激怒之下自求發展，陳匪毅曾有「不穿褲子也要發展原子彈」的憤語。但進一步使共匪憤怒的，是莫斯科在共匪第一次試爆後，即急轉直下與英美達成協議，簽訂局部禁試條約，而後來又在進行禁止核子擴散的國際協商。所有這些，在共匪看來，都是莫斯科與美國搞核子壟斷的把戲。

(三)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問題：蘇俄自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黑魯曉夫在大會上，一方面以反對「個人迷信」為名，發動了清算史達林運動；另一方面則針對時代發展的新形勢，以及國際階級鬥爭敵我力量的對比，提出了赤化世界的修正路線，即所謂「不同制度國家和平共處」，「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可以避免」，「通過議會的形式實現資本主義的和平過渡」和「兩種不同制度實行和平經濟競賽」為三和路線。這些都是共匪所堅決反對的，共匪痛罵黑魯曉夫集團是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在搞資本主義復辟，主要就是為了這個問題。

(四) 共產國家與非共產國家的外交問題：共匪反對莫斯科不分敵友與美英簽訂禁止核子條約，尤其痛恨蘇俄在匪印邊境糾紛演至戰爭的狀態下，大量援助印度，這等於同美國合作假手印度對共匪作戰，以致破壞了共匪侵略拉達克，進一步侵略不丹和尼泊爾等地的陰謀計劃。

(五) 共匪要求蘇俄退回沙皇俄國經由不平等條約的方式從中國掠奪去的土地，蘇俄曾被迫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底派一個代表團與共匪進行談判，經過七個月的磋商，至是年九月無結果而散。

至於導致匪俄關係惡化到一九六六年以後的程度，有隨時走上決裂最後一步的近因，主要有五：

(一) 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中說：「為了最大限度孤立和打擊美帝國主義，必須建立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又特別說明，「蘇俄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奉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中進行分裂、破壞和顛覆的活動，積極為美帝國主義效勞，他們當然不包括在這個統一戰線之內」。這一點，在蘇俄看來是嚴重的，過去匪俄之間儘管有過最激烈的公開論戰，不過那總歸是所謂「人民之間的鬥爭」，還可以用「人民之間的鬥爭不同於敵我之間的鬥爭」來解嘲，現在共匪公開聲明要建立所謂「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而且「蘇俄和走莫斯科路線的各國共黨都不包括在這個戰線之內」，這是說，今後世界上將要另有一個不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反帝、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中心，這個中心是以「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路線」為中心，在這個戰線建立起來以後，共匪集團與俄共集團的鬥爭，就不再說是「人民之間的鬥爭」，要變為「敵我的鬥爭」了。

(二) 俄共以及走莫斯科路線的各國共黨認為最不能加以饒恕的，是共匪企圖以「毛澤東思想」來代替馬列主義，接受奉行毛匪的思想，就是馬列主義的信徒和黨，反對毛匪思想就是現代修正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就是反動派。匪「紅旗」雜誌第十一期上說：「毛澤東思想是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是反對以蘇共領導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是對各國反動派的強大的思想武器」。而後下一結論說：「在我們的時代，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就是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像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的時候，離開了列寧主義，也就是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匪「解放軍報」的一篇社論提出一個問題，同時自己作了答案，它說，「對毛澤東思想採取什麼態度，是承認還是抵制，是擁護還是反對，是熱愛還是仇視，這是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水嶺和試金石。」

(二)因爲毛澤東是小史達林，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動了清算史達林運動，毛匪對於這項突然轉變的決定，如果毛澤東響應黑魯曉夫的反史運動，無異否定了他在匪黨內部的獨裁地位；而且當時毛匪正在大反右傾，對內加速其推行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三改」運動，對外加強推行其「三大法寶」的左傾路線，如接受黑魯曉夫的「三和路線」，也無異否定了他的對內對外的政策路線，加之，在毛匪的心目中，瞧不起黑魯曉夫，認爲他的資格淺，缺乏鬥爭經驗，不够資格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另一方面毛匪深感在生前不遭清算，死後難逃鞭屍，走頭無路，只好狗急跳牆，乾脆懸起史達林主義正統繼承人的招牌，親自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運動，對內言，是擁毛派消滅反毛派的權利鬥爭，對外言，是毛共對俄共的政策路線的鬥爭。所以，這一震驚世界的風暴，摧毀了俄共過去在大陸上所佈置的親蘇組織和力量，勢必土崩瓦解，從而使莫斯科的威望在共產世界裏一落千丈。

(四)要藉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形式和「紅衛兵」的羣衆組織和造反方式來做到俄共在五十年內沒有做到的事——要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建設中爭取先進的地位，從而爭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以至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地位。譬如匪「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八月廿九日的社論說：「現在正在進行的、以毛澤東思想爲偉大旗幟的以紅衛兵爲急先鋒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但必將從根本上改變我們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而且必將大大改善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鞏固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我們現在還存在的許多不適合無產階級專政的舊社會殘跡，舊習慣勢力；必將大大革新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掃清資產階級在社會上還存在着的一些威風，進一步清算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

(五)上面我們說過，蘇俄爲了等待共匪的回心轉意，在過去數年曾表現了無比的忍耐，但是，必須指出，莫斯科的忍耐並不是不索代價的，它在這數年當中用忍耐作爲掩護，暗中進行顛覆滲透的工作，是可想而知的。林匪在「慶祝大會」上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紅旗雜誌第十一期的社論說的更表面化，它說：「這是一場極其激烈、極其尖銳、極其深刻的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鬥爭，是我們防止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

顛覆陰謀和實行『和平過渡』的鬥爭。這是關係我們偉大祖國前途的鬥爭」。匪「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的社論對於這個問題，又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它說：「……資產階級（注意：在現階段上毛共已不再承認俄共和國內的反毛派爲無產階級，一律稱爲資產階級）要奪取政權，總是要通過黨內那些極少數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這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是最危險的敵人，在他們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他們實行的是資產階級政策，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他們運用竊奪的權力，包庇資產階級右派，鎮壓無產階級左派，如果不把他們打倒，他們就會像黑魯曉夫一樣，一旦有機可乘，起來篡奪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使我們的整個國家變色」。

叁 瀕臨破裂邊緣的匪俄關係

事實表明，導致匪俄關係分裂的遠因，不過爲匪俄之間的關係留下一道裂痕，而一九六六年八月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的一些因素，却爲匪俄關係形成一條驚人的鴻溝。這條鴻溝的形成，當然要歸功於由毛匪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運動。關於毛共爲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陳匪毅曾對訪問匪區的日本自民黨議員團談過，他說：「文化大革命」是準備一旦發生美中（共）衝突，遭遇最惡劣的情勢時，使國內的體制穩定而不受影響，同時防止不致重蹈像「蘇俄、南斯拉夫所走的修正主義路線」。更明白一點說：毛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反美和反蘇的一種運動，而當前的階段是反帝（也就是反美）必先反修（也就是反蘇）的階段。

因此，匪黨自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始，匪俄之間的磨擦事件接踵而至：

(一)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由匪領導的「紅衛兵」開始對蘇俄駐北平大使館示威，據八月廿六日蘇俄外交部致共匪駐莫斯科大使館的抗議照會說：曾在距蘇俄大使館不遠之處攔截懸有蘇俄國旗載有蘇俄大使館臨時代辦的汽車；使使館工作人員外出受到限制；一連數日使館前均有人提示教唆「紅衛兵」胡作非爲——朝使館內之工作人員拋擲石塊，在走向使館之各街道兩旁之牆壁貼滿了傳單、宣傳畫、高呼蘇俄敵對的口號等行爲。

(二)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共匪「高等教育部」通知蘇俄駐平使館

稱，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關係，共匪「政府」決定暫停大學生和實習生的學習，並且提出在匪區學習的蘇俄留學生和實習生限於十至十五天以內返回蘇俄。

(三)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三日，毛共的「紅衛兵」對蘇俄駐平大使館作第二次示威。據蘇俄外交部面遞共匪駐莫斯科大使館代辦張匪德羣的抗議照會說：蘇俄駐平大使館的入口自十月廿三日已受到包圍，聚攏之示威人羣在使館門前，大聲大叫的威脅和侮辱蘇俄外交人員，除此以外，參加搗亂的份子並採取流氓之行為、粗野的漫罵、下流無恥的諷刺和姿態，以及吐口水等等。

(四)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蘇俄高等和中等專科教育部發表聲明，根據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匪俄文化合作協定及一九六六年匪俄合作計劃所規定的互換留學生、研究生和教師的原則，決定使蘇俄各院校及各研究所中之共匪公民休學，並限期離蘇。

(五)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應共匪「中蘇友好協會」之聘到匪區訪問的蘇俄「蘇中友好協會」代表團，因到達匪區以後，備受共匪的阻撓、侮辱，原定的訪問計劃不能如願以償，而且因共匪的招待陪伴人員及「紅衛兵」將該團作為反對蘇俄政策及攻擊蘇俄黨政首腦之對象，決定中輟其訪問日程，提前於十一月十九日回國。廿一日在莫斯科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此行備受屈辱之經過。

(六)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共匪大連港務機關，以違反港口規則的理由，將蘇俄「扎果爾斯克」號內燃機輪船扣留，雖經蘇俄駐北平大使館要求匪「外交部」協助，釋放「扎果爾斯克」號，蘇俄政府又於十二月十七日提出抗議，共匪始終不予置理，後經蘇俄政府再度於十二月廿四日提出嚴重聲明，共匪始被迫於十二月廿八日放行。

(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匪外交部提出要求，請蘇俄召回三名北平的蘇俄記者，其理由是實行北平與莫斯科兩地記者的對等原則。當時蘇俄在北平之記者為六名，共匪在莫斯科記者為三名，另有技術人員二名。此事雖然蘇俄政府抗議匪俄之間從無對等派遣記者的協議，終歸無效。

(八)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五日，共匪留歐學生六十九名，路過莫斯科時，在匪駐蘇「大使館」的安排下，假藉到列寧史達林墓前獻花之名義，在紅場

表演「紅衛兵」的造反鬥爭技倆——朗誦毛匪語錄，高呼反蘇口號，被蘇俄軍警及人民羣衆毆打強制出場。

(九)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七日，北平「紅衛兵」開始對蘇俄大使館作瘋狂從無前例的示威，連續達十八天之久，繼北平「紅衛兵」示威之後，大陸各地相繼而起作同樣的示威；匪留學各國之學生亦分別對駐在各國之蘇俄使館作抗議的示威。

(十)一九六七年一月廿八日，匪留學伊拉克學生十人，對蘇俄駐伊大使館作抗議示威，雙方發生衝突，匪外交部於一月三十日照會蘇俄駐平大使館，表示極大憤怒，並提最強烈抗議。

(十一)一九六七年一月卅一日，匪駐俄記者就蘇俄毆打匪記者，扣留新聞傳真照片，提出強烈抗議。

(十二)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蘇俄在平所設之小學，宣告關閉。

(十三)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匪駐莫斯科「大使館」之反蘇新聞櫥窗，被蘇俄羣衆搗毀(共匪指為蘇俄軍警及特務所為)。

(十四)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蘇俄裁減駐北平大使館工作人員，並分四次撤退使館眷屬。

(十五)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蘇俄羣衆開始在各大城市作連續四天的抗議毛共反蘇政策的示威。

(十六)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蘇俄政府宣佈，禁止共匪駐莫斯科記者在蘇俄領土上拍攝照片。

(十七)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共匪廣播，蘇俄外交部二月九日通知匪駐莫斯科「大使館」，自二月十二日起，前往蘇俄、經過蘇俄領土之共匪人員，必須根據一般手續自蘇俄駐外大使館或領事館取得入境簽證，離開蘇俄的共匪人員，亦必須取得出境簽證。共匪的廣播說：匪僞「外交部」已向駐北平的蘇俄大使館發表口頭聲明，對蘇俄政府廢止「互免簽證協議」提出強烈抗議，並表示自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起，共匪對於進出大陸匪區的蘇俄人員採取同樣的限制措施。

(十八)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中國大陸東北烏蘇里江和黑龍江會流的珍寶島地區，匪俄邊境，曾發生激烈的武裝衝突。根據共匪報導說：蘇俄邊防軍當局派出大批武裝部隊帶全副裝備，並出動裝甲車、卡車、指揮車，向

匪「邊防部隊瘋狂的開槍開砲」，打死匪軍多名。這些都是共匪的一面之詞。但在蘇俄對共匪抗議的照會則說共匪「邊防軍」越過蘇俄的國境向「我軍挑釁襲擊」。同時美聯社莫斯科五日電訊報導說：蘇俄太平洋邊防司令部透露，蘇俄邊防隊的指揮官，已在這次衝突當中被匪擊斃，由此可見衝突事件之激烈。

匪俄邊境的武裝衝突，並非始自今日，遠自一九六三年，據共匪公佈的「九評蘇俄中央的公開信」透露，自那一年起就已經開始，不過以這一次珍寶島的武裝衝突最為強烈。這次的衝突，絕非偶發事件，亦非為邊界糾紛而引起，從深處看，則瞭解這次的衝突，是一次蓄意製造的政治事件，不過藉邊境糾紛和武裝衝突為藉口而已。

(十九)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七十五個共黨參加莫斯科的世界共黨會議，這個會議是在共產主義思想沒落，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破產，中、蘇共黨鬥爭加劇，國際共黨日益分裂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它究竟能夠有什麼成就，自然就值得懷疑了。會中除布里茲涅夫直接抨擊中共外，又唆使侵捷附庸及若干小黨對中共猛烈攻擊，使會中通過基本文件等等，反而跡近一種形式，於是團結大會也就成為分裂大會。中共九大未邀集親中共黨派，在會中抨擊蘇俄，但蘇俄既以國際會議形式向中共「宣戰」，則中共以同樣方式對蘇俄展開反擊，就可稱為「正當防衛」了。如果中共利用機會召開一次向蘇俄「罵陣」的國際會議，也不愁沒有嘍囉。

根據以上的報告資料，匪俄關係惡化到如此地步，問題發生在史達林死了以後，假如今天史達林在世，對「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三和修正路線，或許不成問題，由於他的獨裁地位，他的一言一動，就是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權威」和「正統」，各國共黨唯命是從。毛匪也是在「一面倒」的政策下，甘居史達林的頭號奴才地位。可是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的死亡，不但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和獨裁者，而且導致了俄共對國際共黨控制力的削弱和消失，為國際共產主義帶來了思想上的混亂，政治上的分歧和組織上的分裂危機。

肆 匪俄鬥爭可能發生的影響

匪俄鬥爭的檢討與展望

匪俄鬥爭的本身，是一種變態，任何一種變態都是要發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不論直接的還是間接的。

匪俄之間有十年以上歷史的鬥爭，從互相齟齬到公開分裂，對於共產陣營來說，首先暴露了這個用人工勉強拼湊起來的團體，在生理上就有嚴重的缺點，而構成這個團體的理論基礎，即所謂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到了國與國之間個別利益發生衝突時，立即就否定了它的真理和價值。

其次，匪俄之間的鬥爭愈劇烈，愈深刻，就不可避免的要从共產陣營之內溢出這個圈子之外，把亞、非、拉三個地區的年青國家作為爭取的對象，以致在過去十年間，共產主義的行情，就這三個地區而論業已失掉了。三十年代引入入勝的魔力，被人視為不過如此，而且日益感到厭惡。非洲方面的剛果和加納，亞洲方面的印尼，拉丁美洲的多明尼加，這些國家前後發生政變的結果，就是最佳的例證。

最後，在莫斯科的威望因匪俄鬥爭受到損害時，它必不可免的要另外找到補償，尤其要從共匪最怕的方面去找到平衡的辦法。例如，在匪印邊境衝突時期，蘇俄援助印度及與西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等。當前共匪最怕的，是美蘇關係正常化，蘇俄要從美國方面去找到與共匪平衡的途徑，這是自然而然的，一九六三年美英蘇三國禁止核試條約達成協議和探測及使用外太空條約的簽訂，可以說直接間接都是匪俄鬥爭日趨劇烈之下的產物，假如說匪俄之間的關係更有進一步的惡化，比前兩項成就更能表示親善的合作，當然會源源推出。

美蘇之間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以後的關係與戰後到一九六三年上半年的關係相比，是第一次的巨大轉變，而美蘇之間大約五年前的關係與目前的關係相比，毫無疑問又是一次巨大的轉變。

不過，我們在檢討匪俄鬥爭對共產黨內部和世局所發生的影響時，不能祇看到過去而不一看未來，也不能祇看到好的和樂觀的方面，而不一看壞的和悲觀的一面。匪俄關係有其統一的一面，亦有其矛盾的一面，此已為世界所公認，所謂統一的一面，就是不問匪俄之間鬥爭到什麼程度，其赤化世界的目標是一致的。

伍 匪俄鬥爭今後可能發展的趨勢

在匪俄關係未趨正常化之前，一般判斷其進一步的發展，最具誘惑力的，是兩種可能：首先是匪俄之間可能因雙方的關係日益惡化最後斷絕邦交，其次是匪俄邊境上的情勢日益緊張最後發生戰爭。

關於第一個可能性，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柯錫金在倫敦答復記者的談話和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陳匪毅所作的表示，業已予以否定，他們誰也不肯主動作這件事。目前的情勢非常明顯，毛共核子試爆每增加一次，即顯示它的力量更大一點，對蘇的仇視就更多一點，侮辱蘇俄就更甚一點，但有一個限度，仇視和侮辱到不絕交為止；蘇俄方面以儘量忍受為原則，能够忍受得下，絕不採取絕交的步驟。

關於後一個判斷——匪俄發生邊境戰爭的可能性，祇有毫無常識的人才會相信，因為在權衡利害之下，任何一方在未言歸於好之前，「談談打打」、「相互指責」、「批評」、「叫罵」、「詆毀」、「辱罵」。當然談不出結果，雙方都是利用衝突作政治宣傳，它們所分頭努力的，是各搞各的國際性組織，用此項工具以對付對方。

目前匪俄雙方國內外情勢，均困難重重，不利於發動此一戰爭，也難於支持此一戰爭。匪俄雙方同為獨裁統治，表面只是殘酷而嚴密，實際上，人民充滿憤恨怨懟的暗流，一旦戰爭爆發，勢必揭竿而起，首先推翻暴政統治。且雙方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各方面亦皆困難重重，俄共現政權係在集體領導的制衡下，在一種脆弱基礎上力求穩定，經濟體制一再改革，仍然在繼續蛻變中。至匪偽政權，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均陷於分崩離析狀態，究竟如何發動此一大規模戰爭，支持此一戰爭，更如何將此一曠古空前的戰爭進行到底，實在是值得令人懷疑的事情。當然，也許可以這樣說：就是因為有這困難，所以要發動戰爭，轉移人民視聽，加強其垂危的統治。

現階段匪俄鬥爭的特徵，是「一面談判，一面對抗」。雙方都玩弄「反革命的兩手策略」。毛共之所以願意進行時斷時續的談判，是在以時間換取備戰的充分準備，爭取發展武器的時機，毛共不「打無準備的仗」，俟其核武器的發展足可與蘇俄平衡或超過蘇俄時，才會「拋棄幻想，準備戰鬥」。

同時毛共「文革」所引起的思想性、政治性、軍事性和經濟性的危機，非短期內所能克服，尤其是自由中國的存在、壯大，已導致中共內部紊亂，構成對中共之嚴重威脅。蘇俄之所以願談判，是在利用談判爭取非親毛共之各國共黨組織力量之支持，孤立毛共，暴露毛共之叛逆罪狀。同時蘇俄國內和國外也有其不能輕率向毛共發動核戰奇襲的因素是匈牙利革命運動的教訓和一九六八年八月之進兵捷克，引起共黨集團之不滿，使蘇俄失多於得，況且毛共不可與捷同日而語。因此，匪俄之間除了以上的趨勢與發展之外，多數觀察家認為，至少在一九七五年以前，毛蘇間不會發生全面戰爭，但雙方也沒有協調的餘地。

本文重要參考資料

1. 匪俄冷戰的現勢與可能發展的趨勢（呂律著）
2. 匪俄關係新發展學術座談會（鄧公玄結論）
3. 東亞季刊創刊號（尹慶權著）
4. 問題與研究有關匪俄資料
5. 蘇俄問題研究第86 87 92 93 95 96 97 109、101、112、120等各期匪俄資料

鄧公玄 著

寰宇紀遊 出版了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本書係鄧公玄先生遊歷亞、歐、美三洲四十餘名城大都，將其親歷見聞，一一介紹。凡重要名勝，古今文物，風土民情，新舊建設，悉以簡潔流暢文筆敘述，並有彩色封面及附圖八十餘幀，精美異常，有此一冊，可當臥遊。

定價——新臺幣四十元（美金一元）

門市八折優待

總經銷處：至大圖書文具教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五十九號
電話：二五一—一五·二五六六五